

關於夢與永恒

徐立義

最初的混沌，沒有五官，只能意識到火把燃燒着文明的氣味，坐在旁邊的相上只是冷冷的一笑，看了看未開的混沌，緩緩抽出了一張牌，牌上畫着一個綁着女人像一條蛇糾纏在一起，淡淡的說道：「你是死亡。」氣淡風輕，時間是靜默的。人卻以某種虐殺的角度，在生死之間的視角創造所謂的「永恒」的符號。那麼三身的崑崙碧落，九月秋風殘月，在騷人墨客的陣中，列成四季愁雲的光譜。而詭辯的復活中，在荒謬之間尋覓永恆的詩句，一句神祕的墳場。

連連—連—連連—連，這徘徊在宇宙間的暗聲，在歷史的脈動中是不是一種永恆？由瞬間時間的變幻無常，青山千年的巖地屹立，都在為永恆的存在而辯駁。一種時間的測量，連繫了衆生。破舊的生死封鎖或一小千世界，太極就會隔了八千年的奇秘，錯亂的生命序列中，成了莊子心目中的不大年。

馬上的旅人，在某個國度中尋覓，山是白的，水是白的，樹是白的，花是白的，路是白的，泥是白的，據說時間被囚禁於此生死不明，至於時間有沒有電話中公中校好的臉孔，依舊是個謎，而旅人卻是有王子的焦慮。

「我在那裡（我是誰）」四周的蒼白不語。

突然，一切影子都死亡，而存在視網膜的深度感也無由判定。白色成了無邊與空佈。

憂慮的個體拚命思索生命的幻覺／我只是旅人／流浪的軌跡在於變動的X／還是一種宿命嗎／記憶模糊／懸空的由一視覺在崩潰邊緣／夢的意識浮現，毀滅了古往今來的饋贈／時間已被無化或杜絕之間的塵埃／生死之間缺互距離的概念／我是不是一種人／我能不能成爲永恆／生—好—死—死。

子宮與白晝耶，人們寫出了永恆—創世神聖、遙遠的符號。而如今呢，令人憐憫的是：除了吃飯、睡覺，卻連偉大的革命也只是買菜上的帳頭；索然無味。而這二字「永恆」，卻在莫名的狀態中膨脹，飛揚古今的風範惆悵卻是一種無奈。

上帝第七日造人，人便迫不及待創造了神話—企圖建構永恆的思維，但它是如此的挫敗，只能拚命想找出一種意義做為永恆的宣示，那麼伊底帕斯情結是早已註定的憂鬱，希臘精神的神性含涉有包含永恆，天地悠整是不是一種永恆，慶祝之死是不是永恆的讚美，此靜安之死是不是一種永恆？

抑是永恆僅是一種荒謬？

「天涯地角有時窮，惟有相思無處處。」精緻的詞句詭問人與永恆的存在，卻隱隱約約聽到遠方後現代回答的廣告辭：「不在乎天長地久，只在乎曾經擁有。」靈魂與血肉間在詭異的辯證中掙扎，之間愛情只能以矛盾的狀態呈現：

你曾經對我說
你永遠愛着我
愛情這東西我明白
但永遠是什麼

愛情就成爲風花雪月的遊戲，內含浪漫與哀愁的元素，而成為彩紅滿腔的命運；慶祝的堅貞，卡門的執著，在連連的慾念塵囂意識一種直覺的感動，而迸發出一種美感，企圖捕捉永恆。

而人們原先渴求的是肉體永不分離的纏綿——這是一種幸福的型式。悲劇的產生拆散了原慾，卻不經意的弄華成美麗。

唐吉訶德活在神話中，才能揮着神劍鼓起勇氣向大風車挑戰；而王靜安活在現世中，發現風車如此巨大，即使連的影子，也令卑微的生命感到無法承擔；蘇西弗斯的苦痛被現實化約成死亡。風蕭蕭、閉水寒是史詩壯闊的氣劫讓你迴腸。在註定腐朽的生命中低迴，三月已逝，苦悶的春泥護着一朵花——花是美的。

山水的寂靜、江河的從容，在大地孕育萬物的生滅與循環。人的思緒，從一物到另一物，逐漸了解人的渺小與脆弱。但是這永恆的概念卻深深困擾著人，微弱的呻吟在史上從未斷過，將永恆託付在愛情，在生命的狂熱，在不朽的文章與典範中，但在死亡的陰影中，永恆卻依舊很模糊。——人類不停的追尋，由於過度的疲倦，竟沉睡了一個科技的夢中……

夢的反覆起伏中，瞎了的伊底帕斯與以羊化身的蛇纏綿——在沙漠的床單，在假刀鋒的冬陽下——享受前所未有的狂歡高潮。這景象映現在時鐘的外表上，是一種漠然的驚愕，卻超過玻璃的強度，時間只得爆裂，惹起狂風飛沙，四季就無辜的死了，神殿也就成了廢墟。但電視牆如海市蜃樓般浮現在殘骸之中，排列略成拱形的墓碑，墓碑上有如下的碑文：

Coca Cola

不久就換了碑文：



塵埃不安地飄浮著，死神牛鈴般的眼神凝望灰濛濛的天空，嘴角微微上揚成慾望的召喚，雙手儘情地撫摸希特勒的頭顱，遠方飄來轟隆隆的戰爭背景音樂，令人亢奮，而成荒原的韻律。（中古武士已死、而棋局已殘。）

在廢墟中，智者以書堆積到天國的縮梯，好賣了一番功夫，距天空頂端相差不及一指之長時，惡作劇的天使然了開玩笑的火種焚燒這苦心的經營，烈烈的火焰中，智者的臉孔是極度的頹喪，原本膨脹的身軀突然洩了氣，變成了骨瘦如柴，雙腳邁開蹣跚的步伐，向火堆走去——而焚燒——這把火逐漸形成對知識的祭祀，按下旁邊錄音機的啓動鍵，就傳來原始的叫聲（蠶蟲傳來竊竊私笑）。

猛然驚醒，腐爛的界限不清，不太確定，拔了一根頭髮，仍然不明瞭自己是否在夢境中，再拔了一根、二根、三根……所有的頭髮都拔光了，便開始拔起指甲，卻仍沒有疼痛的感受，開心剖腹、刮下所有的肌肉與皮膚，直至大腸赤裸裸的在陽光下的曝曬。——而精神終於如死之的瞳孔無神地發散。

如此荒唐的型式，將生命諸元素還諸宇宙四方是不是一種永恆。慾望的肉體消滅，虛幻的精神逝去，那就失去所有的意義。而終成永恆之夢。